

閱讀之風薰兮

綠 茶

七日談

(北京篇)

深圳龍華上圍村，始於清朝，鍾氏、曾氏的祖先率着族人，挑着家什，一路跋涉到此立村。算起來，已有四百多年光景了。歲月在這裏留下了深深的轍印，如今的上圍村，仍保留着五座百年碉樓，近五十處客家老屋。

二〇一七年，為了讓這座古村重煥生機，人們動起了心思，引來了藝術家進駐。慢慢地，近百名文化藝術界人士集聚於此。藝術家工作室、博物館、展覽館、書館如雨後春筍般冒了出來，星羅棋布地散落在村子的角角落落，給這座古老的村落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紀錄片人申曉力常愛穿行在古村的青石小巷，一日，他被一座巍峨古樸的建築吸引住腳步。抬頭赫然映入眼簾的是「南薰居」三個大字，這座客家碉樓猶如一位靜默的長者，身披歲月的風霜，斑駁的灰牆、高聳的飛檐、精美的雕花，無不訴說着昔日的輝煌。只是隨着時光流逝，它的生命史漸漸被人遺忘，好在人們還記得它的來處，名字源自先秦《南風歌》：「南風之薰兮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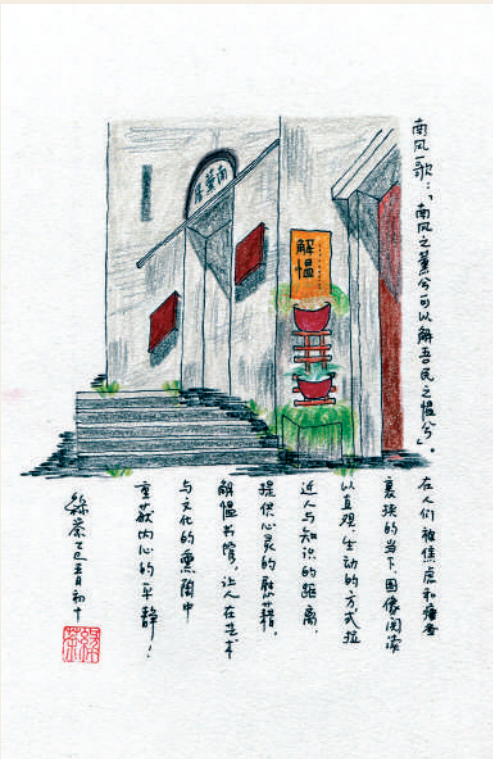
申曉力被這棟古樸的建築深深吸引，那一刻，彷彿有一根無形的線，將歷史與現實緊緊相連，他觸摸到了兩者的交匯點。心中萌生出一個大膽的想法：何不打造一個文化空間，讓更多人在喧囂的都市生活中，也能尋得一方心靈的寧靜之所。「南風之薰兮」已為「南薰居」所用，那就取其後者「可以解吾民之愠兮」，解愠書館由此得名。

申曉力對圖像與書籍的熱愛，早在童年時期便已生根發芽。兒時，父輩訂閱的無線電、

航空雜誌中的精美插畫，小夥伴間傳閱的連環畫冊，甚至是郵票上的方寸圖案，都能讓他痴迷許久。那些生動的圖像，如同打開新世界的鑰匙，引領他在想像的天地中自由馳騁。進入北京廣播學院學習電視攝影專業後，他對圖像的理解愈發深刻。在專業知識的滋養下，他意識到圖像不僅是知識的詮釋，更是生命個體與人類歷史、文化記憶的生動佐證。

參加工作後，作為紀錄片導演和雜誌總編輯，申曉力有了更多遊歷世界的機會。每到一個地方，他總是迫不及待地穿梭於當地的書店，尋覓那些珍貴的圖像書籍。在東京的神保町舊書街，他曾為了一本初版的浮世繪典籍，在狹窄的巷道中尋覓數日；在紐約的第五大道書店，他被限量版建築圖像集深深吸引，不惜重金將其收入囊中。三十餘載的光陰，他的足跡遍布世界各地，背回了兩萬餘冊藝文類圖像書籍，這些書籍成為了他生命中最寶貴的財富。

解愠書館在「南薰居」身後，從老屋側門入內，院內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傳統百年老屋的風格調性。踏入書館，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露天的四方院落，綠植點綴其間，為古樸的空間增添了一抹生機。沿着石板小路走進老屋，兩萬餘冊珍貴的圖像書籍整齊陳列在錯落有致的書架上。這裏的藏書品類繁多，涵蓋了各種版本不同時代的中國傳統連環畫、版畫，日本經典漫畫、攝影和手繪圖冊，歐美引進版圖像小說、珍貴的建築與人文圖像書籍，以及其他綜合藝文人物圖志影像類文本。其中，中國首部時事風俗畫報《點石齋畫報》大可堂版、登上



《國家寶藏》的《洛神賦》繪本版等限量本、善本，更是讓無數讀者為之驚嘆。

開館初期，解愠書館也面臨着諸多挑戰。知名度低、資金緊張，但申曉力從未動搖。他親自參與書館的每一個細節，從書籍的分類擺放，到活動的策劃組織。為了讓更多人了解圖像書籍的魅力，他精心策劃各類主題展覽和文化活動。中國傳統連環畫展覽，將不同時期的經典作品串聯，展現了這一藝術形式的發展脈絡；圖像小說創作分享會，邀請專業創作者與

◀解愠書館。

作者繪

讀者面對面交流，激發了大家的創作熱情。漸漸地，越來越多的人慕名而來，解愠書館的影響力也在不斷擴大。

在申曉力看來，解愠書館的意義遠不止於收藏與展示書籍。在快節奏的現代社會，人們常常被焦慮和疲憊裹挾，而閱讀，尤其是圖像閱讀，能夠以直觀、生動的方式，迅速拉近與知識的距離，為人們提供心靈的慰藉。對於兒童和青少年來說，圖像書籍是開啟閱讀興趣的鑰匙，精美的插畫能激發他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；對於成年人而言，在忙碌的工作之餘，翻閱一本圖像書籍，能讓緊繃的神經得到放鬆，在藝術與文化的薰陶中重獲內心的平靜。

從文化傳承的角度，解愠書館也發揮着自己的能量。中國傳統連環畫、版畫中蘊含的民俗文化、歷史故事，通過書館的展示與傳播，走進了更多人的視野。許多年輕讀者在這裏第一次領略到中國傳統圖像藝術的魅力，感受到傳統文化的博大精深，一顆文化的種子也在他們心中悄然種下。

「身處物質生活的鬧市，能夠讓人們置身於一個有精神沉潛、有靜氣的開放式書香天地。」這是申曉力創辦解愠書館的理念，也是他一直堅守的初心。他用自己的熱愛與執著，為城市打造了一個獨特的文化坐標，讓更多人在閱讀中遇見更好的自己，在文化的滋養中找到心靈的歸屬。

狂野西區

五二年首次公演以來，迄今已演出接近三萬場，是世界上公演時間最長的戲劇。目前承辦演出的聖馬丁劇院門口，專門擺放一個演出場次計數板，供觀眾合影留念。至於《悲慘世界》《媽媽咪呀》《獅子王》等西區劇院的熱門劇目，每年都會吸引上千萬人次觀看。

然而，歌舞昇平並非倫敦西區的全貌，其文藝的外表下也有狂野的一面。早在一八〇九年，科文特花園劇院便因提高票價，導致了長達三個月的觀眾騷亂事件。漲價緣於劇院遭遇了一場大火，令大部分布景、服裝和劇本被燒毀，等到劇院重新開放後，票價從六便士提升至七便士不等。不料在當晚表演《麥克白》期間，對加價不滿的觀眾發出噓聲並四處破壞，大批警察到場平息，卻導致暴力進一步升級，觀眾鬧到凌晨兩點才陸續散去。之後人們繼續到劇院發洩不滿，西區的演藝活動幾乎停擺，騷亂最終以劇院公開道歉及恢復原價而告終，但也付出二十人死亡、多人受傷的代價，成為西區歷史上的一個污點。

實際上，西區自誕生之初便帶着某些躁動不安的基因。十七世紀時，西區因處於可以吹走倫敦市中心令人窒息的煙霧的上風位，曾是富人集中之地。伴隨着劇院和賭場如雨後春筍般湧現，烏煙瘴氣的酒館和妓院也越來越多，富人們紛紛逃離，西區的聲譽開始下降，很快就淪落到以劇場獵奇表演和街頭暴力

決鬥而聞名。比如七轉盤街區成為了臭名昭著的貧民窟，甚至為英國現實主義畫家霍加斯的畫《杜松子酒巷》提供了靈感。由於治安不佳，到了一七四九年，西區誕生了英格蘭第一支職業警察部隊，專門打擊有組織犯罪，總部距離皇家歌劇院僅幾步之遙，據說創始人是小說《湯姆·瓊斯》的作者亨利·菲爾丁。有趣的是，他們制服上的銅鈕扣催生了cop這個綽號，至今仍沿用指代英國警察。

至於西區內的其他幾條著名街區，比如今天被譽為步行街和購物好去處的蘇豪區，一八五四年霍亂大爆發就是從這裏開始的，先是從一個公共水泵傳出疫情，陸續感染所有飲用該水源的人，直到被流行病學家約翰·斯诺發現才被停用。位於西區中心的科文特花園市場，在一九七四年曾因擁擠混亂而關閉。如今熱鬧繁華的萊斯特廣場，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時間，陷入了流浪漢、騙子和毒販的泥潭之中，躲在陰暗處向外斜視的暴徒比遊客還多。

如同《死者之夢》的作者、犯罪小說家MG·斯卡斯布魯克所說，倫敦西區在華麗的外表之下，總是潛伏着更黑暗、無法無天的過去。就像經典音樂劇《歌劇魅影》中神出鬼沒的面具男，躲在黑暗中高歌，似深海中的劇毒水母，閃閃發光、柔情似水，卻可能致命。它的活力與暴力，既沒有開始，也注定沒有結束。

大地上的書店



▲先鋒書店開設的第一間鄉村書店——碧山書局。

駿爾天欽、阿駿攝

便是人。先鋒選書的品味，自不必說。書店以詩歌、人文社科與文化藝術類書籍著稱，哪怕再挑剔再專業的讀者來到此地，總會在書架上發現他們的心儀之作，這是採購團隊的執著，也是先鋒之所以成為先鋒的立身之本。今時今日有些所謂「網紅書店」，因為過度追求書店空間的修飾裝潢而忘記了，書與文創，才是重中之重。

瑞峰送給我們錢小華先生近作《我

在鄉村做書店》，書中細述了先鋒書店在過去十年裏深耕鄉村，以書和文化帶動邊遠地區村鎮文旅發展的故事。小華先生以親歷者的筆觸書寫，字裏行間，感人至深。宏觀上說，先鋒書店開在安徽的小山村，在雲南哈尼族蒙自邊陲小城，在怒江大峽谷或是開平碉樓，是為當地文化旅遊和民生發展助力；微觀上看，這一間間鄉村書店背後，是書與人、人與人的相遇和重逢，是書店員、遊客與當地村民的互助與堅守。在僻遠處人煙稀少的村莊，因為書店，人們又重聚在一起，或靜靜地讀一本書，或飲杯咖啡天南海北地暢聊，或在書店旁開起設計師小店和民宿。原本蕭條寂靜的地方熱鬧起來，有了生機和希望。讀罷發覺，書中若能多一些關乎先鋒書店如何在當地落腳、扎根、創新和發展的實例，或對文旅從業者有更多啟發。

「大地上的異鄉者」是先鋒書店廣為人知的標語。這些開在大地上的書店，因為深植根於泥土，因為關心最普通日常的生活而美麗、而讓異鄉成故鄉。

「疏光璃彩」



市井萬象



中新社



英倫漫話

江恆

倫敦西區是倫敦市中心泰晤士河北部的一個特定區域，很多人把它與文藝聯繫在一起，因為那裏聚集了大量劇場和影院，可以看到從音樂劇《歌劇魅影》到莎士比亞的舞台劇《哈姆雷特》等許多精彩演出，堪稱與百老匯齊名的世界戲劇中心。最會說故事的英國作家毛姆曾在回憶錄中寫道，他早年在倫敦求學時，趁剛開學的幾個周末比較空閒，經常去西區踮躅，大多數周六晚上，他都會去看戲。由於西區戲劇活動發達，荷里活影星費雯麗在童年時被母親送到西區的一所戲劇學校，她在那裏掌握了戲劇表演基礎。就連英國前首相邱吉爾的女兒薩拉，年輕時也在西區的一家著名劇院中擔任過舞蹈演員。

正如歷史學家所言，如果不涵蓋幾個世紀以來倫敦西區的戲劇活動，那麼西區的歷史就不完整。從十七世紀中期成立第一家、也是歷史最悠久的皇家劇院開始，西區的劇院世界便不斷發展壯大，演出形式花樣翻新，次數也創下紀錄。以改編自推理女王阿嘉莎·克里斯蒂作品的戲劇《捕鼠器》為例，自一九



黛西札記

李夢

對此一遊拍照打卡者居多，也有不少像我們這樣的愛書人。

先鋒書店創辦人錢小華先生正巧在外出差，囑託輪值董事長瑞峰與我們交流分享。瑞峰是一位「九〇後」，三十歲出頭的年紀，打理先鋒總店以及散布在不同省市的二十幾間鄉村書店，成熟老練。瑞峰說，書店的董事長、總監等管理職位大多是輪崗制，凡是認為自己有能力、有熱情服務書店的同事，都可參與競聘。瑞峰加入書店十多年，此前是總店店長，後來競聘成為輪值董事長，一做三年多，見證了先鋒書店探索鄉村文旅的不少創舉。

瑞峰和我們談得最多的，除了書，



人與事

李丹崖

周末，和友人兩個沿着吾鄉澗河朝西走，迎着晚霞看河，波光粼粼，煞是好看。仲夏陰裏，河兩岸一碧如洗，濃墨重彩的綠，盎然滿目，讓人挪不開眼睛。沿河，時有放羊老者，在草地上假寐，他的羊，雪白一團團，散落在草地上，吃得酣暢淋漓。繼續沿河行，河在西部突然繞了一個大彎，這樣的河灣裏，水幽深澄澈，草豐盈於野，一切都是大自然饋贈的樣子。我們索性鋪開地墊，在這樣潑天的綠意裏聊聊天，發發呆。

人在自然的懷抱裏就是容易放鬆，不知不覺，日沉西山，隱隱的最後一絲餘暉還在天邊徘徊，我們拿出事先準備好的炭爐，燃着，煮了一鍋麵，用的是周遭隨便採來的野菜：莧菜的紫，讓人想起香雲紗上的色澤；空心菜梗的嫩，讓人想起初生嬰孩的肌膚吹彈可破；掃帚菜苗嫩嫩的一團，掐下來，汁水染了手掌……這些菜掐下來，放在清澈的河水裏洗淨了，下一鍋麵條，有野野的韻致。

麵煮好了，才發現忘了帶筷子，索性從河岸上用小刀砍下來一兩根蘆葦的竿子，蘆葦嫩着呢，割下來的瞬間，冒出一團白汁，吮吸一口，甘甜如蜜。用這麼原生態的方式吃飯，真是別有一番風味。吃飽喝足，周遭的蟲鳴如雨，響徹了整個河灣，亦有蛙鳴，如鼓，密密地也在河灣演奏，好不熱鬧。星光閃耀，我們打着燈，順着河岸歸家。剛上岸，發現一處石碑，碑上銘文：歐陽修創作《澗河龍潭》處，下附詩文：碧潭風定影涵虛，神物中藏岸一

枯。

一夜四郊春雨足，卻來閒卧養明珠。

一直知道歐陽修在吾鄉曾做過幾年知州，留下了大量詩文，不想此處就是龍潭。再念此詩，碧潭幽深，如有神住，雨水豐沛，草木蔓發，這的確是一處可以養心明志之處。友人相約，下周繼續前來，還商定，為了不讓別人打擾這份寧靜，不足為外人道也。

頂着一天星輝回家，次日到博物館去找歐陽修知毫的文獻去，博物館角落偏巧遇見一塊趙孟頫的碑文，是某一日，趙孟頫筆研畢潤，乘興而書，寫的詞牌名是《蘇武慢》：

北隴耕雲，南溪釣月，此是野人生計。山鳥能歌，江花解笑無限乾坤生意。看畫歸來，挑簷閒眺，風景又還光霽。笑人生、奔走如狂，萬事不如沉醉。細看來、聚蟻功名，戰蛙事業，畢竟又成何濟。有分山林，無心鐘鼎，誓與漁樵深契。石上酒醒，山間茶熟，別是水雲風味。順吾生，素位而行，造物任它兒戲。

耕雲釣月野人好興致，舞文弄墨雅士自風流。貪慕山林，無心朝堂，拂去功名如蟻，漁樵耕種，光風霽月，笑看戰蛙鼓腹。這段詩文讓我對趙孟頫其人刮目相看。詞中佳句頻出，禪意滿滿，用筆亦蕭散古淡，行雲流水一般，若是掩去趙孟頫的名字，讓人依稀覺得是某位得道高僧所撰。所謂「野人生計」，無非是「少無適俗韻，性本愛丘山」之隱逸情懷，抑或是「人生在世不稱意，明朝散髮弄扁舟」的淡然。石上烹茶有岩韻，山間酒醒無羈絆，好不瀟灑快活，此間「生計」，唯有「生機」，毫無「機巧」，無計可施、素位而行，好一派不勞機杼的高妙。